

科技赋能艺术

戏曲的网络传播要吸引观众、留住观众,进而扩大观众群,需要与观众加强交流,用互动性、亲和力增强魅力和影响

基层剧团线上「圈粉」的启示

胡娜

有着66年历史的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将黄梅戏搬到了网络直播间。自1月开播,3个月内便收获了近60万粉丝、300多万点赞以及一份来自网络直播打赏的新收入。线上口碑,正助推剧团知名度的提升。剧团主动寻找新的传播途径,利用新媒体属性,实现戏曲传播多元化。特别是对院团中已逐渐成为中坚力量的90后、00后演员来说,网络成为他们的第二舞台。基层戏曲院团的演员在网络上走红,也进一步促进了基层演出市场需求的释放。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线上成功「圈粉」,带来诸多启示。

戏曲艺术线上「圈粉」,源于长期线下积累的「粉丝」基础。怀宁县虽不大,却始终饱含黄梅戏的艺术基因,具有丰厚的戏曲土壤,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就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从1956年建团的「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如今「送戏进万村」「送戏进校园」,66年来,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一直坚持黄梅戏演出和人才培养,面向基层、服务农村,复排、新排了一系列经典剧目和优秀剧目。剧团最近在互联网空间的传播探索,是传统戏曲艺术主动适应时代变化的有益尝试。

坚持专业优质的内容输出,是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网上传播成功的秘诀。移动端小屏幕展示尤需敬畏心,一招半式的演绎都力求让更多人推开戏曲园门的扉页,看见「春色如许」。戏曲的网络传播要吸引观众、留住观众,进而扩大观众群,需要与观众加强交流,用互动性、亲和力增强魅力和影响。为此,剧团专门成立直播团队,演员们在直播间拿出舞台表演的状态,化戏妆、穿戏服,从一根针、一根线的构思做起,一点一滴都抠得很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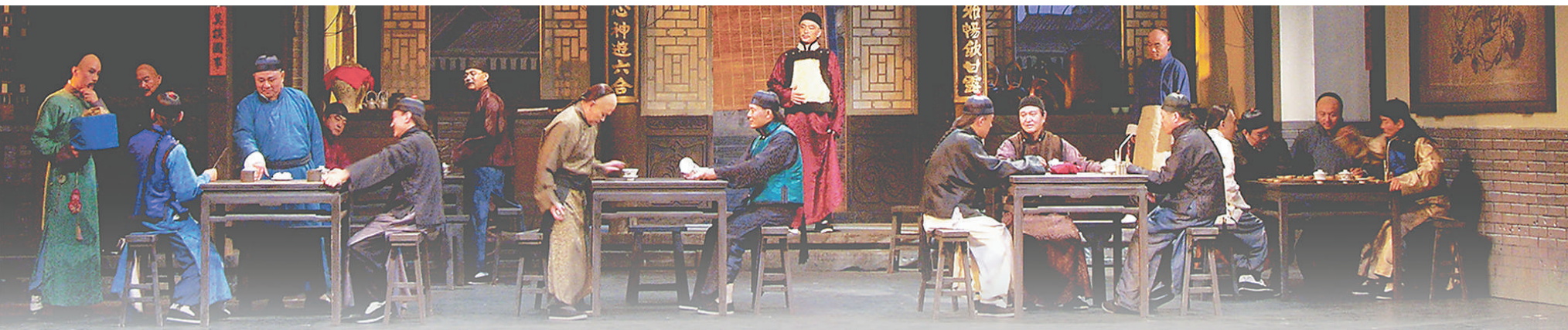
转变原有的戏曲文化传播思路,将其作为互联网内容进行精心设计,是剧团「圈粉」的重要手段。把握网络受众审美,注重价值引导,通过讲解唱腔特点、设计戏装戏服、精心选取唱段、分享演戏体验、剖析人物情感等多元形式,在挖掘艺术特色和内涵的同时关注受众需求,是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的有益实践。事实证明,一家没有「角儿」的基层戏曲院团,只要用心,同样赢得观众的青睐。

戏曲上网,有助于青年演员的锻炼和成长。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线上「圈粉」,对更多奋斗在基层的戏曲从业者特别是青年演员,是极大的鼓舞。很多网友感叹,在怀宁县黄梅戏剧团这样的基层剧团,还有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始终在坚守、在传承,做着有趣而美好的事。让戏曲被看见,让更多基层的院团被看见,让更多青年戏曲工作者被看见,是传统艺术对社会的回馈,也是科技赋能艺术的突出表现。

随着文化消费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多种网络媒介都在不断强化对传统艺术的关注,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探索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当下,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网络传播碎片化对艺术本体的挑战、平台对内容的管理等,这些探索与追问从未止步。对院团管理者、戏曲从业者而言,开拓线上舞台,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学会正确地面对流量,坚持对艺术的追求,珍惜屏幕前观众的喜爱,需久久为功。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

艺坛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时代同步伐——

为人民讲故事 讲人民的故事

本报记者 任姗姗 王璠 王瑛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

核心阅读

将北京人艺放置于时空坐标中,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维度考量,梳理北京人艺70年“好戏连台、人才辈出”的历史脉络,探讨话剧艺术如何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中国文艺怎样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铸就新的艺术高峰。

在北京人艺的剧目长廊里,一条鲜亮夺目的贯穿线,就是在现实主义沃土土壤里追求诗的绽放。

持续9个小时的特别直播,线上线下重温70年经典瞬间:《雷雨》《蔡文姬》《白鹿原》《窝头会馆》等5部经典剧目和导赏线上放送,6500余万人次观众“云端”观剧;《茶馆》一经开票,两分钟内5场演出票全部售罄……202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迎来建院7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唤起人们心中的“人艺情结”,作家、导演、演员、剧院管理者、戏剧研究者与一代代观众共话北京人艺70年的经验和启示。

今年,中国话剧迎来115岁生日。我们将北京人艺放置于时空坐标中,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维度考量,梳理北京人艺70年“好戏连台、人才辈出”的历史脉络,探讨话剧艺术如何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中国文艺怎样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铸就新的艺术高峰。

以人民为中心,在现实主义的沃土上追求诗的绽放

北京人艺有着光荣的红色传统。朱琳、刘光宇、田冲、郑榕、叶子、于是之等一批老艺术家都来自与延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话剧院

团。作为以“人民”命名的剧院,北京人艺自建院起便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70年来,他们坚持为人民讲故事、讲人民的故事。1951年,北京人艺的奠基之作《龙须沟》与观众见面,连演55场,轰动京城。这部新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讲的就是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故事。排演前,导演焦菊隐让每位演员每天去龙须沟体验生活、写日记,整整坚持两个月。扮演丁四嫂的演员叶子写下十几万字的笔记,扮演程疯子的演员于是之仅为补充角色设定而写的《程疯子传》就有6000多字。戏剧评论家廖奔认为,《龙须沟》的成功与经久不衰,证明了观众们对真正贴近生活、真实反映生活的文艺作品的喜爱。新世纪初,北京人艺又将目光聚焦在曾经的龙须沟——金鱼池社区,以当时正在开展的改建工程为故事背景,推出话剧《金鱼池》和《万家灯火》,聚焦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危房改造这一关乎民生、人民牵挂的工程,讴歌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从《龙须沟》到《金鱼池》,再到《万家灯火》,跨越大半个世纪的3部话剧,艺术化展现“昔日龙须沟、今朝金鱼池”的巨变。

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徐晓钟认为,现实主义是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基石,“在现实主义大旗下开展多元化探索,《龙须沟》《茶馆》等是富有乡土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雷雨》《日出》等是蕴含诗情诗性的现实主义,《虎符》《蔡文姬》等则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融合中国文学和戏曲传统美学”。导演王晓鹰则认为,一个剧院有延续性的艺术品格,有赖于导演美学理念的接续传承。在北京人艺的剧目长廊里,一条鲜亮夺目的贯穿线,就是在现实主义沃土土壤里追求诗的绽放。

建院仅一个月,北京人艺就组织下厂下乡:全院100余人分为4组,前往4个生活点,与当地工人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3个多月后,4个小组交出了《喜事》《麦收之前》《夫妻之间》《赵小兰》4部独幕剧,“四小戏”轰动一时。“生活,生活,再生活”,是焦菊隐对演员的要求,也成为北京人艺的创作传统。见证云集八方食客的老字号兴衰史的话剧《天下第一楼》、展现不同历史时期京城百姓生存状态的话剧《玩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话剧《社区居委会》……从下厂下乡到体验生活、深入社区,北京人艺最鲜活的创作、最生动的表演,都是艺术家向人民学习的成果。正如作家陈彦所言:“戏剧艺术有很强的概括力、隐喻力与纵深感,可以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思想共鸣。关注人民、关注现实是剧院的生命线。”

从台上到台下,从在场到在线,北京人艺

的70年凝结着欣赏者与创作者的共同创造。演员何冰打了一个比方:“一个戏的节奏是观众排出来的,就像一首歌在录音棚和在现场唱绝不是一回事。观众一互动,唱法就变了。剧场最有魅力的,便是这思想碰撞出的火花。”也正因为此,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持之以恒地热爱观众、尊重观众。演员林连昆曾亲手给观众写了一封信:“你在台下却与台上一起进行创造/我要老实地说/是你,是你培育了我/敬爱的观众啊,我爱你。”2021年荣获“七一勋章”前,蓝天野还导演复排了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只要党需要我、观众需要我,我就要发好光和热”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今年举办的“我与北京人艺”观众征文中,一封封来信是真情表达:“我画了话剧《日出》角色的卡通像送给剧组,演员们很喜欢,付出的真心被回应,很幸福。”“尤其感动北京人艺的谢幕,近乎90度向观众深深鞠躬,把这份感激之情传达给我们这些艺术的知己。”“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带大学室友逛北京,第一件事便是带他们去看场北京人艺的话剧。”

以经典为目标,在敬畏舞台的共识中实现接续创造

出好戏、出经典,是衡量一个剧院艺术追求的重要标准,更是吸引并留住观众的关键。70年来,北京人艺先后上演300多部话剧,《龙须沟》《茶馆》《雷雨》《蔡文姬》《天下第一楼》《李白》《窝头会馆》等一部部经典,如一座“话剧博物馆”,包罗万象。

戏剧评论家傅谨认为:“北京人艺的艺术标高,正是来源于持续为大众奉献与其文化地位和艺术地位相匹配的演出。”好作品是怎样炼成的?文艺评论家毛时安以话剧作为“话”的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北京人艺有一批为了‘说什么’而呕心沥血的优秀编剧,他们坚持对世道人心变迁的历史记录,秉持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把那些充满着创造才华和智慧的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舞台”。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夏衍等文化大家的剧作,确保了剧院的艺术品格,莫言、刘恒、邹静之、何冀平知名作家又成为当今北京人艺的创作外援。导演与演员共同承担起“如何说话”的重任。“他们‘说’的是扎根在厚重历史和现实土壤里的话,是沉浸在角色情绪和戏剧情境中的话,是台上角色和台下观众交流沟通的话,是清清楚楚把每一个字儿送到观众席每一个角落的话。”

经典的创造,更得益于创作者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6月12日,建院70年的纪念演出《茶馆》的后台化妆间,濮存昕坐在当年于是之的位置上,杨立新坐在当年蓝天野的位置上。演员濮存昕回忆,“1992年老一辈艺术家《茶馆》告别演出时,我是演茶客的群演”。在他眼中,有些东西没变,“舞台演出是要和观众互动的,不是拷贝、不是屏幕、不是网络。观众能感受演员的专注、气息、言外之意,这种东西骗不了人,精气神儿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走进北京人艺排练厅,导演铃一响,场地鸦雀无声,演职人员各司其职,墙上“戏比天大”4个大字醒目耀眼。这里没有“腕儿”,只有演员。舒绣文演过没有一句台词的打字员;于是之演《茶馆》的王利发最有名,但他认为自己演得最好的角色是《骆驼祥子》里出场只有两次的老马;杨立新和何冰都曾在《蔡文姬》中举

大杆儿跑龙套……1973年加入北京人艺的演员吕中回忆,自己当年住在首都剧场4楼,和老艺术家们像家人般相处,老艺术家言传身教,一部《雷雨》就排了近8个月。

台前幕后凝聚起来,成就“一棵菜”。黄宗洛为演好《龙须沟》里一个卖酸梨的角色,寒冬腊月跟着卖梨的老人做了半个月买卖,而演出时,这个角色背对台口,连灯光都打不到。拉了一辈子大幕的杜广沛曾被焦菊隐评价为“一个拉大幕拉出感情的人”。一位在人艺干了一辈子的老音响师总对晚辈说:“观众看演出时,感受不到我们的存在,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赞扬。”

一代代人在传承经典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新的创造。82岁的顾威饰演过周朴园,也是2004年版《雷雨》的导演。在他看来,“同一个角色,同一场戏,观众看的是角色的魅力,他们可能看过不同时期演员的演绎,甚至就是来听某句台词的腔儿和韵味的”。青年演员王雷接棒谭宗尧和杨立新等前辈,饰演新版《天下第一楼》中的卢孟实。他认为:“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应该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这是经典传承的意义所在。”不少专家建议,复排经典剧目需要“老带新”的新进,而非演出班底的“整体迭代”,要给观众提供一个审美接纳的过程。

以创新为途径,更深刻地理解和推动话剧民族化

70年来,北京人艺不仅为中国话剧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库存,也以自身的艺术探索构建着中国话剧美学体系。凝练生动的戏剧语言,重情致、重含蓄、重意境的特征,整体意韵中呈现的民族风格,是北京人艺剧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建院之初,北京人艺没有完全照搬“斯坦尼斯拉夫体系”,在《虎符》《蔡文姬》等剧目中借鉴并运用大量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京剧大师梅兰芳看完话剧《蔡文姬》后,曾邀请焦菊隐为自己排一出京剧。戏曲理论家龚和德认为,将戏剧艺术的普遍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是北京人艺的优良“家风”,二者缺一不可。作为话剧民族化的标杆《茶馆》,没有锣鼓点,也没有运用戏曲的假定性手段,但作品中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人际关系,这些内核是民族的。

话剧民族化,并不仅指舞台手段,而是源于文化、来自生活,是更为深刻内在的民族化。即便是搬演外国戏,北京人艺也追求民族韵味,贴近大众生活。演员们不刻意扮演外国人,不戴假头套、不粘假鼻子,在语言上不使用“洋腔”,而是使用更加本土化的口语表达。2012年,陈道明、何冰主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将背景移植到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人物角色设定、情节、背景都进行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改编。

近10年来,北京人艺累计创作排大小剧目87部,演出3649场,接待观众40余万人次,先后赴9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共15次,越来越多精品剧目推动中国话剧的国际传播。

如今,首都剧场东侧新添一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拥有5个剧场的北京人艺迎来新的发展局面。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说:“新剧场用什么来填充?剧目。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等各领域的人才我们都需要。”2019年,北京人艺学员班再次招生,青年演员的基本功都是冯远征每天亲自训练。与大多数表演教学中采用的美声发声方法不同,北京人艺采用曲艺和戏曲的发声方法。京剧名家杜镇杰回忆,当年北京京剧院与北京人艺是“搭伙”的,焦菊隐办过戏曲学校,蓝天野、朱旭等老一辈艺术家十分热爱传统戏曲和民间曲艺,都有京剧的底子。专家建议,北京人艺要多创造条件,让更多戏剧人才聚合在舞台上;要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增加演出场次,保持创作状态。

回首70年历程,站在新起点,面对新的时代生活、新的观赏环境,期待北京人艺守正创新,用与时俱进的戏剧思维和舞台语言,在话剧艺术创作的新征程上,绽放新的光彩。

题为话剧《茶馆》近年演出剧照。图①:话剧《龙须沟》上世纪50年代演出剧照。图②:话剧《金鱼池》剧照。图③:话剧《万家灯火》剧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洪博供图 制图:赵佩汝

